中文版第二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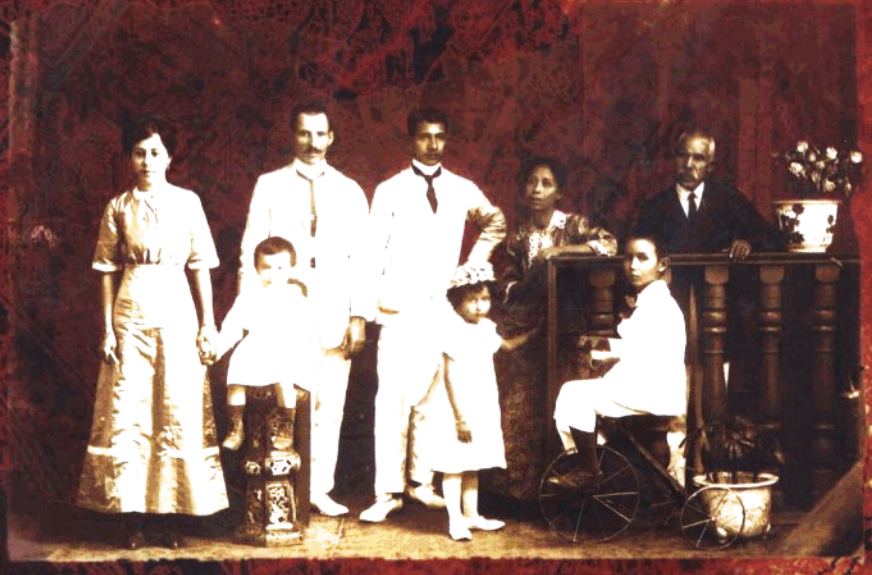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澳門土生人”特輯

人類學、歷史和文化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關心澳門請訂閱《文化雜誌》

澳門就是一部文化史冊

它由兩個民族共同譜畫

詩人作家和學者們視通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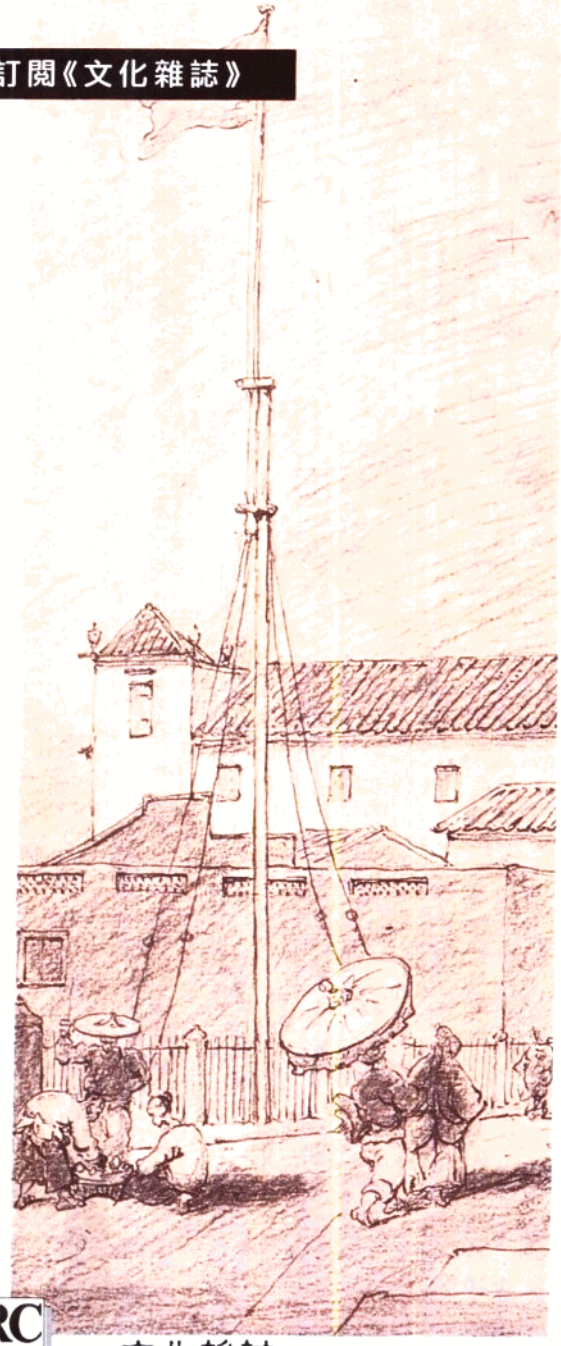
智慧與靈感令篇章妙彩生花

歷史默默在字裏行間閃亮

人文薈萃使精神熠熠昇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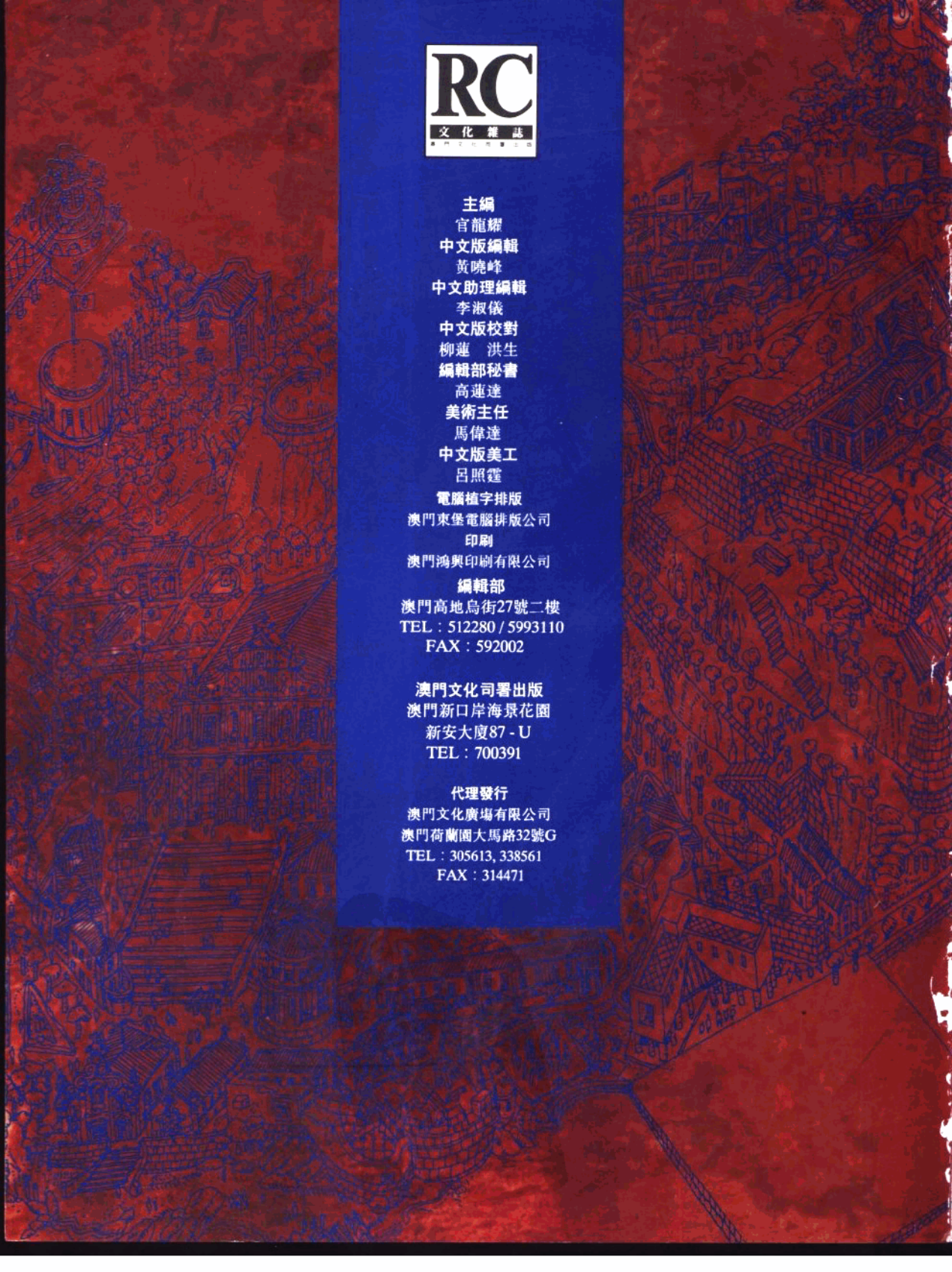
一頁接一頁請讀者細心瀏覽

良師益友將爲未來留下佳話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十期（第二系列）
1994年第3季度
每份定價
澳門和中國大陸：60元澳門幣或港幣
香港：80元港幣
其它地區1600士姑度／10美元
印數：3000

文化雜誌



RC
文化雜誌

主編
官龍耀
中文版編輯
黃曉峰
中文助理編輯
李淑儀
中文版校對
柳蓮　洪生
編輯部秘書
高蓮達
美術主任
馬偉達
中文版美工
呂照霆
電腦植字排版
澳門東堡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
澳門鴻興印刷有限公司
編輯部
澳門高地烏街27號二樓
TEL：512280 / 5993110
FAX：592002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澳門新口岸海景花園
新安大廈87 - U
TEL：700391

代理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32號G
TEL：305613, 338561
FAX：314471

《文化雜誌》中文版 第二十期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RC 文化雜誌

目錄

“澳門土生人”論文特輯

編者前言 官龍耀 1

第一部份 文選轉載

有關澳門土生人起源和文化之重要論文選編以及若干論述詳盡之文章轉載

亞婆井
—— 尋找澳門的同一性 潘日明 4

大地之子
—— 澳門土生葡人研究 阿馬羅 10

關於澳門土生人起源的傳說 文德泉 58

澳門語 巴塔亞 98

澳門人口：一個混合社會的起源和發展 萊 薩 118

第二部份 專題論文

變遷中的土生社會
—— 一項調查的初步結果 阿馬羅 140

澳門土生葡人的烹調術 佐 治 150

十七世紀初期澳門經濟中的印度尼西亞市場 梅斯吉達拉 156

澳門土生葡人種族同一性的幾個側面 彭慕治 164

在澳門的一支王室（加本金基亞）父系家族 佛爾加斯 174

澳門的族群構成 卡布拉爾 188

澳門土生葡人的由來 文德泉 196

封面說明

澳門土生葡人在澳門的"帕萄亞語"中被稱為"澳門之子"，也有人稱他們為"亞洲葡萄牙人"或"歐亞混血兒"。今天他們通常被稱為"葡萄牙後裔"。四個半世紀以來，這些曾成為一個龐大宗主國的奠基者、冒險家和建設者們一直扎根於偉大中華帝國這塊並不顯眼的土地上。對於他們來說，澳門擁有好幾個別稱，例如："蓮花臺"（蓮花盛開的土地）、"小小的祖國""小烏托邦"等，澳門就是這麼一個神秘的小都市。

這張被流逝歲月染黃的照片是一個身居頗有虛幻色彩的"太陽之城"建築風格的土生葡人家庭之留影，它的伴侶有立體主義流派的徐欄樹，神聖泥土的占卜色彩，象徵主義的空間畫彩。這是馬若龍先生畫筆下的幻覺主義所表現的極樂迷你都市。

本期封面作品
馬若龍則師設計

《文化雜誌》·第二十期

論文作者：
盧玉明
阿馬雅
文德泉
巴洛亞
麥　瑾
陳　治
梅斯吉亞拉
郭棨治
佩爾加斯
安布拉爾

本期《文化雜誌》對下列機構表示鳴謝：
澳門歷史檔案室
澳門賈梅士博物館
里斯本澳門聯絡員

本期《文化雜誌》對下列贊助部份出版經費的機構表示鳴謝：
澳門基金會

RC 是一份研究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葡萄牙在東方的歷史，進而加強葡中兩國之間的密切往來。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術價值，不拘政治見解；作者文責自負，其觀點和理論並不代表本刊立場。

雜誌編輯部有權不發表與不退回無約投稿。

RC 是一份季刊，用葡、中、英三種文字出版，各文版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略有增刪。有心的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在此，我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三種文版）的雜誌會更有參攷價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編者前言

官龍耀

澳門，你將走向何方？
明日你將變成甚麼樣？
你已不再屬於葡萄牙，
但也不太像中國……

可澳門屬於中國，
Macau卻來自葡萄牙語，
但是此刻，我的故鄉，
我將把雙腳置於何方？

慷慨的澳門之子，
活著的母親的孤兒，卻這樣……
我無聲啜泣的人民
卻不知路在何方……

慷慨的澳門之子……
明天我將會是甚麼樣？

—— Graciete Batalha

在已出版的《文化雜誌》中，本期可能是最富於情感的一期了，至少葡萄牙人這麼看。因為我們要將這一期獻給澳門土生葡人，他們是上帝聖名之城遺產中的精華和活生生的倖存者。然而這一群體現在卻出現了衰退的徵兆。

Graciete Batalha在上面數段詩歌中所提出的令人心酸的詢問，道出了扎根於這塊土地上的土生葡人的心聲：明天，倘若僑居它鄉，他們將變成外國人；明天，如果留於故土，亦將被看成外國人。

但是，四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一直是不斷繁榮的港口之城的開拓者、奠基人和建設者，是文明史上最壯觀的文化交流的服務者；他們作為遊離於歷史上各強大勢力之間的一支弱小群體，卻曾抵禦無數次襲擊，頑強地與貧困抗爭；他們無往而不勝，忠誠無比，他們讓時間證明了具有生存的最偉大天才。

他們本身是不同種族的產物，並一直延續了幾個世紀。他們一直效忠於葡萄牙國王，始終是"天之子"的盟友。他們遊蕩於西方精神與東方

血緣之間，他們是外交編年史上表演著最令人震驚的聯盟政治的主人翁。

他們一直像在兩個鐵製托盤中央顫動的天平指針，但是軟弱是種族雜交帶給他們的特徵之一，今天我們親歷到了他們那種被沒有祖國這一恪印深深折磨著的悸痛。

我們對於他們這種處境是極為敏感的，因為我們深知沒有祖國和沒有女人的人啊永遠是不幸的。

正如洛克的"自然狀態"學說和煉金術的漫長過程一樣，歷史向我們表明：祖國的涵義是不穩定的。團結一體，他們就可以抗爭和生存，因為祖國無非是一種精神實體。他們的觀念還置於時間的層次上，他們想使傳統不斷地符合現實，使文化不斷得到更新，而其前提總是需要一種崇拜。在西方歷史的進程中，當祖國這一概念在領土空間層次出現混亂和盲目服從時，便會導致"軍國主義化"的極端。

語言作為一種最高層次的維繫因素，遠比領土顯得更加重要。我們甚至可以講，沒有語言便不會有祖國。

在澳門，領土的概念是不固定的。在一般的交際中，普通土生葡人使用的是一種多語混合體。對於土生葡人來說，祇有當"帕葡亞"語本身的表達形式展露其特性，並潛移默化為社會所接受，澳門才能變成一個"小小的祖國"，但這種語言今天已不再被使用了。

今日，土生葡人群體大約有二至三萬人，而其中僅有約一萬人居住在澳門和香港，其餘的則散佈在葡萄牙、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和巴西。

由於連續不斷地受到海外英語、太平洋戰爭、軍事佔領果阿和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傷害，生活在澳門的土生葡人群體正面臨著最後的甚至是致命的放逐，恐怕他們最終將會建立國外散居的群體。他們將遠離自己的原居地，他們必須服從一個重新選擇居住國家的陌生環境和要求。但是，我們十分確信，他們永遠會表現出他們那種令人注目的適應能力，保護他們那有別於葡萄牙文化和中國文化的自身文化特徵，並重新恢復其獨一無二的和人格化了的遺傳基因——種族融合的特質。

正是基於這點，也因為祇把祖國表現為精神而使我們感動；懷著對澳門土生葡人群體無比的同情，面對其在空間上的即將解體，我們將在這第一期傳播文化的刊物中對他們的根、對他們的記憶和傳統，對其表現群體特徵的文化基因做一回翔實而細緻的追述。

敝刊謹藉此適當的機會珍惜崇尚學術自由之風氣，允許我們使用三種語言出版之便，我們想強調指出，面對葡、中、英三個方面的讀者，我們已出版內容相同的三個版本，以滿足較普遍的讀者需求。

我們願謙卑地向偉大的中華民族介紹一個迄今還甚少被她垂詢的這個澳門土生群體的最初輪廓，由於受到華夏血液和中華文化的滋潤，這毋疑已成為她的一份遺產。

從今開始，我們切望將來能夠看到對這一群體的國籍資格、社區現狀及其文化特色、作為社會群體新定義的理論以及如何繼續其散居國外之群體凝聚力等課題進行深入探討、立論果斷、論述精當的文章。

就未來而言，差異才是澳門最大的財富。這正如澳門土生葡人曾經從往昔獲得的殊榮一樣，他們亦將留芳青史。

亞 婆 井

尋找澳門的同一性

潘日明*

澳門白鵬巢賈梅士洞昔日風景（沃爾頓勾勒／卡拉克水彩）賈梅士博物院收藏

在五條公路的交叉處，媽閣街起點，榕樹濃蔭籠罩，點綴店舖幾家，亞婆井前地或亞婆井就在此處。

亞婆井是自流井，就是所謂的"山泉"。

山與水在這裡結合一起，這兩者象徵著人類生存的兩大主要向度：水平延展性即包容萬物的永恆性（所謂"物化"者，化育萬物也）和向上的昇華性，僅僅這個詞本身就意味著精神的超越。水從高處（雲和山）流下，象徵著天與地的聯結。

直到1622年，亞婆井是西望洋山的古井。在1784年則是"這個城市最重要的水源"。那是西灣附近和"媽祖閣"（媽祖，人類始祖之意）以及葡萄牙人別墅區最怡人的一角。那裡優越的風水、出色的戰略位置構成了人類經濟層面上最富生命價值的重要性，加上其他價值連城的因素，亞婆井變成了充滿神話之地，是葡中文化交融與永存的標誌。

* Benjamim Videira Pires，里斯本大學葡萄牙文學與哲學學士，東方問題專家和葡萄牙在東方及耶穌會使團在亞洲歷史的研究員，有十數個學術社會頭銜，國際亞洲歷史學家聯合會主席和葡萄牙歷史研究院院士。

喝了亞婆井的水
再也不會忘澳門
或者結婚在此地
或者重返歸澳門

對水的崇拜，表現出它是生命的元素和基礎性力量，在各個地方，古老或現代的鄉鎮上所擁有的水源、水井、噴泉和引水渠道是首要性的寶藏。希臘人有過加斯塔麗亞泉，羅馬人有班都西亞泉，澳門的土生葡人則有亞婆井。

泉水在其匹周滋育著植物、動物和人類的生命。澳門在亞婆井的庇護下誕生和發展，永遠保持自身的一致性，不斷走向現代化。葡萄牙水手在1533年正是在西望洋山的背側、媽祖閣所在之處登岸，找尋水源，曬晾貨物的。今天，在海事署後面，仍然留有一個古老的蓄水池殘蹟，多少個逝去的歲月中，曾為來往的船隻供應清水。西灣曾是中國福建漁民和葡國手水的聚集之地，停靠船隻，來來去去不動遷徙分離。這是萬古如斯的場景。1987年，這裡成功地建立了一座海事博物館。

時光流逝。澳門從未響起戰鼓之聲，千百年來只是聽慣了浪濤低訴，看慣了高弦大船的往返，迎接三桅帆船和漁民的捕魚船。

葡萄牙兩位偉大的作家和探險家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和路易斯·德·貫梅士1555年和1556年就住在亞婆井的附近，可謂絕非偶然。他們兩人，一個是海上的流浪者，一個是民族之魂，祖國的深情懷戀者。"周遊世界，心魂片片飛散"。

在此，中國和葡國兩種懷戀之情相遇共生。這就是說，三種基本的現實（時間、距離和友情）一旦變為人類具體的生存，就會包含思念之情的要素。不存在無時間、無距離的思念——至少應有心理上的距離（內在的空間）——更不存在與第三者毫無關聯的思念。思念是一種"孤獨性"，是與一個人或一個特別心愛的人分離時產生的感情。"孤獨"是人類的一種境況，無論中國人還是葡國人均會遇到。思念就是這一境況的感情。人類的內在心理生活是普遍一致的：人類的基本企望分別極小，此地與彼地相差甚微。人類的思考，對超理性現實的理解，不借助語言、概念或想象，僅僅是一種直覺，是"心靈的科學"和神秘的科學；神秘主義對於所有民族具有普遍性，作為藝術家的天賦，被或強或弱地運用。

除了心理思念之外，所有的民族還有對生存的孤寂、獨特性和自我性的體驗，因為人類是偶然而有限的存在物。這是本體的思念。這種孤寂造就了一種辨證性的超脫，打開了通往超越、無限和絕對的大門。這樣，葡國人和中國人在為天后娘娘建造的廟宇旁，在一個幾乎荒無人跡的半島上相會共生，就絕非偶然。我們再說一遍，"敬母"是日本人最深沉的戀母之情（對母親的愛，是人隨時湧現的情感）。而在媽祖閣每年五月初舉行的敬拜天后的節日正與我們朝拜聖母的日期相吻合，難道純屬偶然嗎？所有社會在原始時代都是母系的，深受母權的影響。正是虛誇無度的男性主義將世界毀壞了。

在心理層面上，思念體驗的普遍性最為直接、最為透明。福建人將他們的村落取名為"望廈"，就是思念故鄉的風土人情；他們遠離了故鄉，跟我們一樣，是天生的懷戀主義者。他們將大地的涵義，泛靈主義同當地的神祇結合起來。第一批抵達澳門的葡國人也是這樣；他們對高高的山頂上敬奉聖母的教堂情有獨鍾，那裡靠近深不可測而交情深厚的大海，是對大地和泉源尋根之情的感情抒發。(1)

16世紀中葉，澳門半島和周圍島嶼（當時島嶼的數量比現在多）屬於水手而非任何人。事實上，這些地方主要為海盜所佔，他們覬覦從佛山和廣州運出輸往南洋多地的絲綢和瓷器。

平托在Mestre Belchior Nunes Barreto 神父的陪伴下，1555年在此可能遇到過一些福建船民，他們大多住帆船而非木棚草屋，就像現在的船家習俗一樣。他們用家鄉土話向他們解釋這座小城的名字：Amá-gau（阿媽或先祖海灣）或Macuong（媽港）。

葡萄牙人幫助人們發現了澳門人的同一性標誌。這一標誌是東西方的遭遇與共存造成的，對於

中國南部沿海的水手和葡國海員來說，具有共同的意義。

賈梅士喜歡白鴿巢和那裡嶙峋的怪石，那些石頭的體積比現在大，數目比現在多，他的靈魂富於詩情和人道主義。他追求遁世：巨大的石洞正容他安身。

賈梅士確實曾在澳門居住，毫不含糊地成為葡國人在此生活的開端。我們手頭整理出的歷史資料足以證明這一點。詩人在其史詩第十章128節敍述他抵達庫興海岸，"死裡逃生"，失去了"所有的牲牛，那是我曾期望的最大酬報"，[12]可能是在馬六甲，出於對該城駐軍首領 D. Leonis Pereira 的酬謝，他給這個軍人寫了一首贊歌一首十四行詩。

另外，正如我們多次表明的那樣，賈梅士於1556年曾在澳門停留，這一點在我們手上的一份歷史資料中，兩次得到書面上的肯定，這就是葡萄牙一位貴族騎士（可能是迪澳古·佩雷拉）寫給 Pe. Manuel Teixeira的信，記敍一次戰鬥中有500葡人進入澳門。約瑟·伊爾曼諾·薩拉伊瓦的著作《賈梅士不為人知的生平》（第二版，P337-8.）提到賈梅士一部《詩歌集》，對我們似乎是極具歷史價值的有利證據。而地名學的考證（賈梅士洞），由蒂奧菲羅·布拉加和約爾丹·弗雷達首次提出，同樣觸及這個事實：葡萄牙最偉大的天才曾和澳門結下生命之緣，在此付出了他的勞作與愛。

葡國兩位世界級的文學家和人道主義者在西江三角洲的沃土上生活過，戰鬥過，受難和深切地愛過。我國兩部史詩，一部是古典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歌頌歷史的英雄主義）：一部是冒險傳奇式的

喬治·斯米諾夫水彩畫：主教山－塊空地的風景／澳門40年代（賈梅士博物院收藏）

作品（高揚了斯威夫特式的個人英雄主義和東方式的抒情主義）。這兩部史詩將澳門緊緊聯結起來：澳門並非文化傳播和遙遠的抒情的殘蹟，而是我們在東方的經濟戰略樞紐，是基督的聖十字架傳往遠東的門戶。

平托和賈梅士一定喝過亞婆井的水，這是源頭格外清純的泉水。如果他們並未因之留下，另外一些不朽的葡國人則被她魔術般的魅力吸引而來了：布加熱、文塞斯勞·莫拉伊斯和庇山耶。甚至到中國明朝及至現代詩人，也都被亞婆井的清泉所誘惑。

許久以來，中國人稱亞婆井所在之山為"主教山"；稱其南面的小海灣作"主教灣"。1622年，這裡修了一座教堂和一個城堡，教堂仍在，城堡則毀壞了。因此，一個世紀前的地圖便將南面的灣稱作"主教灣"了，我們猜想，主教大人曾在東南區軍人網球俱樂部避暑游泳，民間對他的生活一定盛傳不已。海邊那條公路已有70年歷史。這是澳門的富人區。後來，主教在濃蔭遮日的東望洋購置了主教莊園。

我們知道，自從10世紀末期，祖國一詞在西方就用來表示帝國而非國家。教區則是主教授權管治的行政結構，保有羅馬的官員。主教（祖國之父）則是宗教和政治的首領。

在此意義上，教會在民族的形成和現代國家的形成中，尤其對於葡國來說具有積極的突出的首要作用。在國家的各種要素之中，具有宗教性質的結構是第一位的，在今天它們已大部份世俗化了。祖國的含義就是從宗教的衍化產生的。宗教和祖國，乃是"鐫刻在一塊土地之上的心臟與精神"。(3)

土生葡人的同一性也是在教會慈母般的操勞中產生並得到加強的。葡國傳教士足跡遍佈屯門、珠江水域、伶仃洋、寧波、上川、浪白澳和澳門。我們知道他們當中許多人的名字。在S. António教堂附近，靠近賈梅士洞的地方，1577年緊隨聖老愣佐區形成了一個葡人居民區，而在亞婆井的周圍，1575年就是葡人聚居地了。

D. Melchior Carneiro以及澳門第一位本地居民主教D. Leonardo de Sá，曾在賈梅士洞附近寬闊的平地上居住。1595年，耶穌會士則將這塊地購入，當時由Martim da Rocha Barroso 主管。

上面提到的兩位教會的頭面人物，曾是宗教事物、醫療和社會救濟工作的組織者，更是澳門市政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權力人物。在教會的救貧醫院（Hospital dos Pobres 即 S. Rafael 醫院的前身），自1565年起設西醫治病，並首次進行了預防接種。聖母大學的西藥房是當時澳門最好的藥房。

D. Melchior Carneiro、D. Leonardo de Sá、D. João Casal、這些備受尊敬的澳門主教們，曾在此生活，去世，並成為聯結東西方的中心，他們所有的人無疑喝過亞婆井水，喝過從主教山流湧而出的甘泉。

今天，這裡是教會所在地，周圍是澳督官邸，主要高官的別墅，這些住宅以宋玉生（1992年去世）的豪宅為首。在山頂，最接近天空的地方，為搭起連接天堂和大地的橋樑，福澤芸芸眾生，矗立著一座教堂。在塵世，和葡中人民直接打交道的則是民事、軍事各個部門，還有行政長官。

主教山成為澳門穩固太平的基石。它也叫西望洋山，意謂著立足中華放眼西洋。那滋養了土生葡人、"澳門之子"的物質和精神的甘泉，就從這裡噴湧而出。

西望洋、媽閣山乃是聖老愣佐教區，是澳門最早的教區之一。過去新馬路環形路在颱風來時會被水淹沒，作為一個脖頸將它與澳門半島其餘的地方分開。因此，我們可以稱此處為"澳門的首腦"。

澳督府及官邸，主要的民政軍事部門、公共行政機構、市政廳、媽祖閣、聖約瑟修道院（澳門保留下來的最古老的葡式建築群）和主教府全在這個地區。

這裡，曾有一座城堡忠實地保衛它：媽閣山聖地牙哥城堡，是海事署首長的居住地，還有一個軍需庫和一座教堂（至今保留）；西望洋山兩座城堡，不用說南灣迄今在喬治·阿爾瓦雷斯塑像豎立的地方還有一座城堡。

亞婆井就這樣主宰著"澳門的首腦"。這邊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海景山峰是全澳最美麗的。人們利用山勢的起伏地形建築了別墅、行宮、教堂和其他屋宇，使此地呈現出地中海的風情，造就了如畫風光怡人心目的效應：無論從何方看它，都是秀麗多姿的。

水面有時混濁的港口聚集的三桅船、拖網漁船、舢板等各種船隻，船廠船塢，海事博物館和海事碼頭，使這裡瀰漫著大海的氣息。這些如同巨大的荷葉，在湖光山色中飄蕩，使朵朵嫣紅的蓮花莊重地綻開。

民國大馬路和新起的高樓大廈衛護著澳督府，儘管遮蓋了聖約瑟教堂、聖老楞佐教堂和聖奧古斯丁教堂，卻大大改觀了南灣的風貌。峰景酒店是滿月的夜裡東西方的一座觀景台！Nobre de Carvalho 將軍橋（1974年建），尤其在夜晚看上去，是這些山峰和海邊的海市蜃樓，簡直是如夢似幻！整個澳門的景觀因這個地區增色，它使澳門向著未來和進步敞開大門。

亞婆井因為人們的無知和命中注定雖在半個世紀之前便已枯乾，卻依然煥發著世界主義的精神，繼續存在著，充滿了希望。她的源泉由新的泉水接續，這便成就了乙仔和其它地方的井，如弗勞拉井（Fonte da Flora），羨人井（Fonte da Inveja），孤獨之井（Fonte da Solidão），和哲人之井（Fonte do Filósofo），亞婆井是澳門的血脈，是我們的軀體與生命。

過去、現在和未來是時光之流永不中斷的同一條線，它從高高的天空落下，在大地孕育一切。澳門的同一性就存在於葡中兩國民族的天性、歷史和文化之中，是萬有的調和與融合。

澳門人不可混淆的同一性"就在它的人道特性、民族特性、文化、宗教與地域的自身的根鬚之中"（前澳督馬俊賢語）。

【註】

(1)阿爾弗萊托．安杜內斯：《思念的空間》，1983年1月，BROTERIA出版，PP38-67。

(2)賈梅士109號十四行詩，萊尤一伊爾曼斯版。

(3)B.維德伊拉．皮爾斯：《合流》半月刊，1975年1—5期澳門發行。關於《遠遊記》，除了有關中國的內容之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批判性的分析。參見雷貝卡．克拉茲《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社會諷刺》，1978年里斯本出版，馬諾維．B. R.桑托斯譯，井參見《平托——葡國偉大的天才詩人和世界級的諷刺大師》。

(4)B.維德伊拉．皮爾斯：《耶穌會士在澳門四百年（1564—1964）》，1961，澳門出版，PP.37-39，參見第54條註釋。

呂平義譯

澳門主教山教堂

澳門土生人社會最知名的傳統譜系之一：諾拉斯科家族照／1925年前後（里斯本地理學會收藏）

大地之子

·澳門土生葡人研究·

阿馬羅*

【譯者引言】本文作者A·M·阿馬羅女士（Dra.Ana Maria Amaro）曾在澳門任教、生活十餘載。目前執教於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及政治科學系並任東方基金會東方研究中心研究員。她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潛心研究澳門問題。迄今為止，已發表了大量有關澳門歷史、人種、文化、醫學、民俗、建築、植物等方面的論著，為一知名的澳門問題專家。

關於 Filhos da terra 一詞的譯法，譯者以為有必要稍加說明。中文口語中通常稱之為“土生”。這一稱謂不無貶意，但葡萄牙語中卻無這一含義。這一詞的中文對等詞為“本地人”或“當地人”，因此，其中譯因地而異。儘管對 Filhos da terra 的定義尚有爭議，本人以為“澳門人”可為它的中譯之一。本人試將本文的題目譯為《大地之子》。凡文中出現“土生人”這一約定俗成的譯法時，均加以引號。

本文在十分翔實的資料基礎上，深入淺出地對澳門“土生人”的起源進行了論述。可以說，在澳門開埠以來四個多世紀中，三個不同的群體——華人，葡萄牙人，澳門人——在澳門這一彈丸之地上朝夕相處，卻又老死不相往來，完全自成一體。作為歷史和東西方交流的產物的“澳門人”這一群體有其十分獨特的人類生物、人種及文化特徵。有關他們的專著絕無僅有。作者填補了這一研究領域中的空白。

如果拙譯能使漢語讀者對“澳門人”這一群體的產生、發展及現狀之瞭解有所裨益的話，譯者將感到無比欣慰。

在本城擁有妻室兒女的葡萄牙人達650人。他們的子女眉目清秀。這在東方實屬罕見……

—— 安東尼奧·卜加勞：《印度要塞記》，1635。

■澳門人或稱“土生人”的社會結構十分獨特，祇有在對使其成為一群體的真正原因不同因素進行全面研究之後，才能瞭解之。

■從人種學和文化的角度來看：甚麼是澳門人？這一社團是如何形成的？為甚麼在四個世紀中它一直自摒於澳門歷史之外？

■它要適應何種生物物理和社會文化環境？它找到了何種適應的辦法？

---

* Ana Maria Amaro ，里斯本新大學社會人文科學系博士、社會政治學院教授（人類學系），各種國際組織成員，國際人類學協會理事。

一、導言

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葡萄牙人對當地土著居民傳播文明及與之融合的方式有別於他們在非洲採用的方式。在馬來西亞則出現了一種平行現象。作為統治者，葡萄牙人所擁有的文化，無論從其型態還是其技術而言，均遠勝於當地的土著文化。因此，通婚在那裡顯然十分容易進行。在印度，通婚僅有可能在社會低下種姓之間進行，而在滿清統治下的中國則較難進行。因為中國文化以十分嚴密、實用的家庭種族關係為基礎，擁有兩千多年的悠久歷史。

儘管從使用奴隸勞動這一和平的滲透方式上可以同巴西的情況進行比較，但不可能從巴西現象中尋找出一種模式來解釋澳門的熱帶葡萄牙社會的形成。然而，我們不應忘記，就社會文化結構而言，中國人與美洲印地安人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如果說巴西土著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同馬來人比較的話，絕無可能同中國人比較，甚至無法同中國社會的下層人士、包括那些入伍為海盜的人相比較。這些人均為擁有悠久文明感到驕傲。他們沒有種族偏見，卻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見。在中國人的眼中，一切外國人都被視為外夷，因此，二者之間的關係只有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超越了商業的範疇。然而，來到澳門的葡萄牙人在此找到了生活的伴侶，繁衍出了一組新的歐亞群體。它有別於葡一中混血兒。幾個世紀以來，一些著者不加以區別地錯認為葡一中混血兒便是那些澳門人或稱“土生人”。

目前，在澳門生活著三個涇渭分明的群體，有史以來便老死不相往來。僅在20世紀初才有些初步的互相滲透。這些群體（歐洲葡萄牙人，澳門人或澳門葡萄牙人及中國人）有其獨特的人類生物和文化特徵，因此有著涇渭分明的個性。在這三個群體中，無疑，澳門人這一群體最值得研究。它是一個新的群體，是多種血統混雜的產物。

關於這一在當地社團中獨樹一幟的澳門人群體的起源及其發展多有敍述。因缺乏關於這群體十分確鑿的歷史及人類生物學方面的資料，其起源問題仍有爭議。尤其是人類生物學方面的資料如今已很難進行研究，所以無法做出定論。[1]

澳門人或“土生人”是如何出現的，為甚麼他們自成一體？

本托·達弗蘭薩（1897）[2]認為，在澳門人這一群體中主要擁有“蒙古人的基本特徵，同時具有歐洲人，馬來人，卡那拉人的外型，它是種族和由多次偶然通婚產生的亞種族的產物。”

阿爾瓦羅·德梅洛·馬沙多（1913）[3]認為，澳門人是同日本女人、馬六甲女人、乃至近期同中國女人通婚的產物。

弗蘭西斯科·德卡爾瓦路·雷戈(1950)[4]認為，澳門人不是中一葡後裔：“出生在澳門的人均可稱之為澳門人，但必須考慮到有歐洲血統的澳門人，有歐洲人同東方其它種族通婚血統的澳門人和有中國血統的澳門人。”但據同一學者稱，我們所講的澳門人，是指那些“在澳門最早定居的葡萄牙人和以後在那裡組成家庭的葡萄牙人的後裔。”

埃杜阿爾多·布拉藏（1957）[5]認為，澳門人同印度人通婚的情況應十分罕見。從其目前的特徵來看，大部分澳門人是同馬來種族通婚的產物。同印度人通婚極少。相當一部份人具有明顯的中華民族特徵。”

沃爾洛斯·埃斯托爾尼紐[6]則否認早期澳門人產生於同中國人的通婚，至少在三個世紀中，由於“中國的閉關鎖國和排外的特徵”沒有發生過通婚。

文德泉神父（1965）[7]在集名家之說和對澳門教區檔案[8]進行研究的基礎之上，主張澳門人是葡萄牙男人同中國女人通婚的產物。

眾說紛紜。然而沒有一個以在仔細挑選過的抽樣基礎上合理進行的血清學和人體測量方面的研究，很難做出定論。即使做出定論也是與較有根據的猜測相距甚遠。

然而，我們的論據與眾家之說稍有不同。

我們曾與許多澳門人朝夕相處過十五個春秋，我們研究過史料及遊記；我們涉獵了為數甚少沒有甚麼結論性東西的人類生物學方面的著作。我們的論據主要以查閱教區檔案和繪製的澳門二十個古老家族的世系圖為基礎。

比較分析了上述資料後我們認為：早期定居澳門的世家子女的母親大部份可能是歐亞混血兒。[9]

分析上述研究澳門人家世的學者之著作，我們可以認為，本托．達弗蘭薩的論點最可能接近實際。弗蘭西斯科．德卡爾瓦略．雷戈否認澳門人擁有中國血統。文德泉神父的論點與前者恰恰相反。這樣完全相反的論點，我們以為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在初期除中國女人外，還有許多其它種族的婦女與葡萄牙人同居或結婚。據史料，早期的葡萄牙人多與馬來及印度婦女同居。顯然中國婦女主要是那些被父母賣身或跟隨那些葡萄牙人與之為伍的海盜的婦女可能是葡萄牙人的侍妾，個別人可能成為髮妻。日本婦女的情況大同小異。然而，迄今為止有一學者注意到這些結合產生的女性後裔為何隱名埋姓？這些歐亞混血兒的命運如何？肯定有些像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歐亞混血兒一樣美貌過人。葡萄牙人，儘管當時的風俗十分野蠻，但他們所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有著古老深厚的文化根源，他們會不會接受華人視為具有實踐性的文化模型借以自動調節人口的溺嬰行為？我們以為葡萄牙人不會接受這種行為。另外，奴僕的女兒們，在法律上仍然處於同她們的母親一樣的地位，能使他們的父母在道德觀念上滿意嗎？當弗蘭西斯科．德蘇扎神父談到的買賣女奴—印度及馬來婦女從澳門被驅逐出去後，她們的女兒的命運如何？關於澳門葡萄牙人男性後裔之涉及比比皆是，但關於其女性後裔[10]的論述卻屈指可數。當弗蘭西斯科．德蘇扎神父[11]，談到許多孤女的婚事和在一次宗教列隊遊行中見到的伏在窗口上的女孩子，據我們認為，就是那些被編年史家遺忘了的女性後裔。

因此當時一般納中國姑娘為妾，看來很自然，但我們卻認為直到不久前澳門望門大族人氏的遙遠祖母係歐亞混血兒，而非華人婦女。

我們的這一論據以歷史、人類生物學和種族誌三方資料為依據。

二、歷史資料

弗爾南．門德斯．平托[12]聲稱，在澳門之前的葡萄牙人居留地寧波（譯註：指雙嶼港），"有…… 300人同葡萄牙婦女及混血兒結婚。"據若澤．德耶穌．瑪利亞[13]稱，在漳州（譯註：指月港）有600人偕同家人及奴隸住在深宅大院裡。

這些通婚生下的女嬰的命運如何？既然當時王國嚴格禁止婦女登船前往東方，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可以，那麼弗爾南．門德斯．平托筆下的那些葡萄牙婦女為何許人也？[14]我們不認為被帶到果阿或在那裡出生的歐洲婦女會被她們的丈夫帶到中國去，因為當時在中國居留地還不穩定，生活動蕩不安。[15]此外，當時歐洲血統的新娘為數甚少。如果是"王室孤女"的話，他們的婚事是由王室決定的，將她們嫁給百裡挑一的人，而不是嫁給冒險家和尋找財富的士兵。至於那些在果阿出生、但其母為歐洲血統的姑娘來說，根據這種標準的婚姻，也是不會嫁給這種人的，因為她們擁有豐厚的嫁妝。況且許多女孩的父母是教徒，也許是因為他們無法為孩子們找到中意的丈夫。

根據史料記載，在澳門開埠初期，大部份男人在那裡擁有臨時居所。從1625年由唐．弗蘭西斯科．馬斯卡雷尼亞斯進行的人口普查中可以看到，在853名居民中有75名流民，227名定居者，[16]551個普通居民。[17]在當時，從在任的總督寫於當年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定居的人數是在變化的。"目前在陸上定居的葡萄牙人近800名"。

我們可以堅信，弗爾南．門德斯．平托筆下的葡萄牙婦女，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至少大部份是蒙古人體型的歐亞混血兒。他筆下的混血兒，如果不是葡—非血統的話，可能是中—葡或中—日血統。

值得注意的是，弗爾南．門德斯．平托未涉及到葡萄牙男人同華人婦女之間的通婚，況且，鑒於中國人民當時處於文化上的封閉狀態，這種通婚也是不太可能的。此外，西方外夷同被買來做奴隸用的中國婦女之間的關係一向是葡中雙方之間許多由來已久的紛爭的原因之一。

隨同早期抵澳的葡萄牙人的婦女屬於那些國家？

如前所述，王國宮廷不允許婦女隨戰士登

船，因為會增加閑散人員的數目……並會分散男人們的精力。

因為查出有幾起婦女偷偷登船的事件，頒佈了懲治這類冒險活動的嚴厲法令。1505年當首任印度總督唐·弗蘭西斯科·德馬斯卡雷尼亞斯率1500名士兵分乘22條帆船前往印度時，有許多貴族與其同行。因此破了先例允許這些貴族家庭中的女性成員隨船同行。此後凡是貴族均可攜帶女性同行。然而，實際上登船的婦女極少，因為大部份人都不願意讓其妻女在這漫長的海上旅行中經受風險。

在商業旅行中常常攜帶男女奴隸，但時有虐待的事件發生，以至於1607年做出了規定，船上只可搭載陪同獲准旅行的女士。

這一禁令發到了亞洲各個地方，其中包括澳門，但實際上日本女子[18]、妹仔[19]及爾後的帝汶女子和其它種族女子的買賣在很長時間內從未停止過，也許直到19世紀末[20]完全取消奴隸制後才告終止。這一事實可以從王國及主教區的有關禁令中得到印證。

據加布列爾·杜斯·馬托斯神父聲稱，使中國官吏有道理頗感吃驚的事情之一"便是見到葡萄牙人"捕捉華人，將其販至海外：有時一些前往其它王國的船滿載男女兒童而行。"[21]

1617年，廣東海道傳達了萬曆皇帝（1573—1620年）的敕令，要求葡萄牙人"禁買人口。凡新舊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

香山縣官吏受賄，使這一禁令成為一紙空文。

迪奧戈·杜科托[22]在談到從澳門前往馬尼拉和果阿經商的商人時記錄說，船上載著許多與這些商人姘居已久的膚色白皙、美貌的姑娘。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是指妹仔或歐亞混血兒，因為她們的皮膚都很白皙。

從阿拉伯國家的市場到聞名遐邇的果阿市場上，葡萄牙人可以買到無論是非洲還是亞洲任何一個地方的奴隸。這種貿易在東方急劇發展致使國王做出了許多規定阻止這種日益發展的買賣。1510年後，唐·馬努埃爾禁止將任何種族的奴隸帶往歐洲。而後，唐·塞巴斯蒂即於1571年3月禁止購買倭奴並於1595年根據中國當局對葡萄牙人拐買華人女子充女傭或將她們作為女奴販出海外的控告，對這種行為規定了懲罰的條例：違者罰款1,000克魯扎多並在達曼服刑兩年。[23]儘管規定了懲治條例，但這一奴隸買賣仍方興未艾。從1624年根據耶穌會士的建議發佈的禁令中可以證實這一點。耶穌會士神父肯定是官吏們的代言人。這一法令禁止"以任何借口"買華人為奴。但許多葡萄牙人仍然繼續向那些為貧困所迫將年幼女孩出賣的父母購買姑娘，有些是向拐他人之女作為商品出售的人買來的。這些人以將她們施洗入教拯救她們的心靈為藉口將她們拐賣。[24]有時真是出於此種動機，但有時僅為了掩飾其不法行徑欺騙宗教當局。因為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從來都是參加宗教活動的天主教徒。

1624年公佈的禁買華人兒童法及其它的王國的有關補充規定對澳門的居民來講從來都是廢紙一張。他們已習慣於自治，離果阿的法律機構甚遠，而且澳門議事會的頭腦人物並不總是具有開明之士應有的品德[25]，王國的法令奈其不得。貪婪和逐利高於一切。

1715年，"基督徒之父"再次禁止奴隸買賣，要求執行有關將妹仔從澳門輸往果阿或其它任何地方的禁令。[26]

這一禁令事出有因，似乎中國當局仍然指控澳門的葡萄牙人在購買華童。實際上，華官對這一買賣做出了反應[27]，在望廈縣丞公署勒石，這是上一世紀（1613，然後1617）立於議事亭內碑文的翻刻，其中有數條明文規定華夷不得販賣人口。其中有一條便是對"販賣華人子女"的規定。[28]

當時澳門的貿易日益衰退，奴隸貿易則可能成為財源之一。由於懼怕華官，在購買華童時須小心從事，於是精力開始轉向帝汶。澳門主教於1747年發佈禁令，規定不得將帝汶女子或其它地方的女子帶入本澳。此次，議事會對教會的這一決定持反對態度。顯然，這樣做不會得到中國方面的好評。從此可以看出傳教士在澳門要進行德育方面的工作是多麼困難。

最後是龐伯爾侯爵於1758年沉重地打擊了拐賣華童的貿易。他下令在24小時內，釋放一切在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